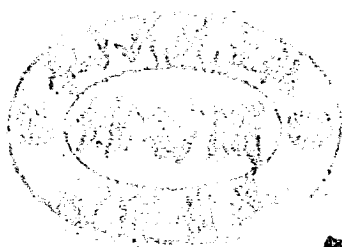


上海前線

大時代小叢刊

李 女 編



線 前 海 上

編 女 李

★大時代小叢刊：
碧泉主編

社 版 出 代 時 大

1937

郭沫若先生歸國後第一部著作

抗戰與覺悟

這是郭沫若先生歸國後第一部著作，內容共分三部：第一部是郭先生的抗戰意見；第二部是郭先生親臨前線視察的報告文學；第三部是有深刻諷喻的難感。全書都五萬餘言，是當前每一個抗戰救亡的分子必須人手一篇的傑著。卷首還有郭先生親筆詩作的代序，更為名貴。

△三版。一角▽

夏衍主編：抗戰文庫

青紗帳裏

(三幕劇)

歐陽予倩作

作者是我們熟知的一位有歷史地位的劇作家。這冊「青紗帳裏」三幕劇，是把幾件發生在不同的地方的事實，拼湊成的一個故事。——敵人在偽組織區域中施行奴化教育及強迫農民遷徙種種殘酷的行經，都作了具體的暴露，而在最後指出唯抗戰方有生存出路的結論。是一部便於上演的救亡腳本，值得每一個救亡劇團採用的。

△實價一角▽

假使日本受了經濟封鎖

石決明著

全面抗戰發動後，列強對日態度，較之九一八強硬得多。中蘇訂約於前，英美法合作加緊於後，頗有引起時日經濟封鎖的可能。本書對於對日經濟封鎖之可能性，封鎖後日本國民經濟和軍需品所受打擊，和封鎖中我國應取手段等，討論甚詳。對於暴日國力，不作過小估計，不作過大估計，尤為特點。

△再版。一角▽

目 錄

在前方——不朽的一夜·····	徐 遲(一)
始信人間有鐵軍·····	夏 衍(三)
日夜訪大場戰前·····	田 漢(二七)
陳銘樞將軍談戰局·····	碧 泉(三三)
火線上的雙十節·····	胡蘭畦(三七)

在前方——不朽的一夜

他開始告訴我那一夜的經過時，隨手在桌上拿起了白色的皮帶、火柴匣、紙烟罐、剪子、眼藥水、墨水瓶，和一杯茶；又隨手的把滬戰的前方擺設起來。這是揚子江（白皮帶）、這是獅子林（火柴匣）、寶山（烟罐）、楊行（剪子）、劉行（眼藥水）、羅店（墨水瓶）、月浦（一杯茶）。於是他又從衣袋裏掏出幾個鏤幣來，放在桌子的一邊，說，這是大場。

「這一帶戰區裏（手指了桌子上的雜物），有許多是軍事上的祕密，我答應過守口如瓶，所以不怕掃你的興，我不能不隱去許多我知道的事實，不告訴你了。」

「現在這一帶戰區（手又指了指桌上的雜物），已經沒有新聞記者能趨前視察的了。所以現在這一帶戰區裏的情形，差不多沒有人知道；我能夠去一次，完全是我



的幸運。經過了兩個要人的連環保證，經過我自己的指天誓日，他們爲了某種關係，不能不讓我去。這「某種關係」，是前方因需要防禦工程中最要緊的蔴袋，敝公司裏捐了十萬隻，而公司的棧房，是在戰區中，所以我能夠去了。本來也只是到了公司的棧房，就不能再深入的，因爲到了那兒已經是夜深，他們爲了我的生命的安全，才叫我跟着他們一起跑。於是我在夜的前方遊歷了五個小時。

『把十萬隻蔴袋分裝了十輛運貨汽車，這些汽車的外表是破舊不堪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故意弄得牠骯髒非凡，看看真以爲是些一九二七的老爺車，其實牠們都配着一九三七的最新的機件。』

『每一輛車四個士兵，我坐在第一輛汽車夫的旁邊。在我的旁邊，立着的，是一個姓×的團附。×團附保證我一路上生命的安全，我也自信還有一些膽量，便奮勇的跟他們沿滬太路如飛的前去。我們將經過大場，經過劉行到楊行，把蔴袋卸在楊行之後，

再打原路回來。

『我不描寫夜是如何如何的美麗了。因為晚上沒有月亮，我看_不見四繞的景色，汽車自然不開亮燈，因為怕飛機。可是耳朵很享受一些清福，這些秋蟲，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叫得很勁。

『過了大場便聽見槍炮聲，接近地平線的遠處，每隔一分鐘便閃電一樣的亮一下，亮一下。經過一小時的默默的旅程，忽然我和這位×團附之間，起了同情手足的幻異的感情，我們開始了談話：

『——×長看見做生意人肯捐出十萬隻蔴袋來，一定很歡喜，停一會，我給你介紹×長好不好？

『車子顛簸得很厲害，×團附接着讚美我們公司的蔴袋的細而堅固，又嘲笑我穿的一套白嗶嘰西裝，這套西裝，我在大場時已借了一套藍衣大褂換去了。秋蟲的聲

音繼續的鳴叫，草裏彷彿還有響尾蛇的「嘶——嘶——」的悠長的聲音。

「——口令！」

「突然在黑暗中爆炸出震人的聲音來，團附也大聲的叫回去——「x。」經過哨崗時，有手電燈亮了一亮，照見幾個士兵，荷着槍，那種印象，是我永遠不會遺忘的。

「我好奇地問x團附——這就是前方了嗎？團附哈哈的笑了，說這自然是前方，不過還沒有過劉行。過了劉行，可以聽機關鎗的密集的掃射聲；迫行楊行時，可以看見大砲。過了楊行，便是今天夜裏的兩軍爭持的「無人區」了。

「——口令！」

「——x！」於是汽車又駛過去。可是，路前面彷彿有着一堆黑影子，這便是疊着砂包的一個戰巷。汽車夫都是受過訓練的，他冷靜的飛駛，現在却慢了。他在第一輛車，要指揮後面九輛車的，他們有暗號。砂包的戰巷是疊得彎彎曲曲的，車前的燈亮了，依着

彎彎曲曲的路前進。

「——媽的！有一個沙包旁邊的兵罵了，「開什麼燈，不怕死嗎？」事實上他們不怕死，倒怕飛機！」

「團附和汽車夫立刻解釋，不開燈，這彎彎曲曲的路怎能走。」那末！那個兵叫，「快走！快走！」片刻後，車出了砂包巷，又飛駛了，不過現在的速率已比較減少了不少。

「過劉行後，果然機關槍聲大起。而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却依舊這末鳴叫，還有嚮尾蛇。」

「我告訴團附口渴了。」

「團附突然特別的不豪爽，他扭怩了半天，才從他自己的熱水瓶裏倒出一杯茶來，他說：「你別小視這一杯茶。在前線，這一杯子茶比什麼還值錢。你們不知道，在前線，

一杯水是多末寶貝。兵士肚子餓了，不怕沒有乾糧吃，可是沒有水，那就是沒有水，而且等於是沒有了一切。譬如肚子餓了，而你沒有水，那末只好有乾糧也不吃，乾着挨餓。一等到有了一杯子水，那時，才能吃乾糧。」我把這半杯子茶一口吞下，覺得不能熄滅我的口渴，可是我不好意思，也不敢再要。

「『蓬！』這是排炮，從月浦一帶射出。拋物線地，一個火球，震動了大地，震動了我們的汽車，從我們頭頂，嗖嗖地作聲，過去了。我的心直沉下去。x團附泰然自若的笑了。」

「『團附，』我說，『我不上前了，我要回去。』」

「『別怕啊——你瞧！有好玩兒東西可看了。』我順着他的手指望去，天空中不知何時已懸掛了兩盞小燈，一紅一黃，團附解釋這是砲兵的信號彈，你看了不懂什麼意思，可是砲兵一看，就知道他該怎樣放射了。蓬！蓬！火球，震動了大地，連我們的車都跳了一跳（這不是修辭學或文章病，這是事實，）從我們頭頂嗖嗖地作聲，飛快地過

去。機關槍聲密極了。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却還是這樣鳴叫，還有響尾蛇。

「我又安下心來，團附高興的說，『你膽子大，有種，一忽兒，我給你介紹×長，×長見做生意人肯捐十萬隻上好蔴袋，又膽子這末大，一定喜歡。』片刻，他忽然高興地說：『你要看看中國軍隊的行軍嗎？』」

「我自然要；可是，」我說，「在那裏可以看到呢？」

「回答說，『就在我們車的兩旁！』」

「我嚇了一跳，這末神秘的事情！真在我車的兩旁嗎？我望了一望，望不見。×團附說，『可以讓你看看，不過會挨罵的好！這是難得的機會，也讓你見識見識。車夫，開燈。』車夫奉命開了燈。

「燦爛的燈光裏，兩旁都是兵，默默的，堅忍的負槍荷彈，一些聲音也沒有地在前進。

『我想起了古人所謂「啣枚疾走」的景像。約摸兩分鐘的樣子，有一個營長罵了，「操的，什麼時候開燈！」果然，挨罵了，燈立刻滅了，車又在黑暗中緩緩的移動。

『慚愧，我又口渴得忍不下了。挨了半天，我告訴了團附。團附乾脆的回答，「忍着到楊行再給你水喝。」我已默然忍下來了，可是團附拍拍我的肩膀笑了，「後方給×長送了兩大箱金山桔子，比我拳頭還大的鮮桔子，我去偷一隻給你。」

『吃了桔子，團附又來讚美我了，「好傢伙，你膽子大。」

『我說，「沒有什麼啊，大砲在頭頂飛，機關槍老遠的，沒有流彈，怕什麼？」

『「誰說沒有流彈？你聽那些嘶嘶的步槍，就在我們車前車後。」

『啊，這就是我錯認的響尾蛇的聲音！立刻，我膽子寒了。嘴裏流出清水來了，我告訴團附，我不上來了。可是楊行到了。

『×長在午夜三時半，正伏几安息，想一想這幅畫！×長因為勞了大半夜，現在

正在桌上靠一靠，」他們說。

「如果是冬天，那些將軍「靠一靠」醒來，挺一挺胸，甲上的冰柱迸落，鏘然有聲——像古代的行軍紀上描寫的——這些抗戰的英雄啊！一幅何等英勇的畫！

「團附進去的時候，我和一個士兵談天，有一句話，聽得我懷然。他說：「鬼子（他們稱日本兵鬼子）的槍打二千米，我們的槍打一千五百米，那怕什麼，我們跑上五百米再打啊！」這就是我從前方走了一趟，帶回來的關於士氣的一句話。

「我沒有和×長見面，就回來了。歸途上，團附答應送我兩枚日本霰彈，我答應他用紅木或紫檀做成木架，將來戰後可供作不朽的紀念品。

「過了大場，天亮了。最精采的事在這裏，我沒有想到我們的軍隊裏，連幾個汽車夫都訓練得這末好。

「遠處的灌木叢中，突然一條紅線，冲天而起。這好像過舊歷年時，小孩子放的蘭

花條。

『團附告訴我，這是漢奸的信號。車立刻徐緩起來。』

『差不多立刻的，在車的正前面的高空中，撲撲兩個照明彈，六地倏然亮了起來。』
『車夫做了一個暗號，傳到後面，於是迅疾的，車急轉四十五度，斜刺裏往路旁的一排大樹中插過去，停了。我們立刻下車，啊，如果有福氣看到十輛汽車，整齊地，用同樣的急轉四十五度，而且同時的，往樹的行列中插入，同時停住。那末迅速！那末敏捷！真像電影一樣！便是那時我望到這十輛車，停得這樣整齊，距離這樣精確，而且剛好把十輛車都蔽掩在樹葉底下，已經使我驚叫了。』

『每輛車點過人數，便各人在田野中分散，稻已經結了穗，團附牽着我的手，奔入田裏，撲下，立刻泥土的熟悉的氣息浮入鼻孔。』

『遠處有炸彈的爆烈聲，飛機在天頂盤旋。』

「車再駛動時，天已昧爽了。我們用了七十哩的速度，開回上海。」

「這就是我遊歷這一帶戰區（手指了指桌上的雜物）的一夜經過。這是不朽的一夜，團附也一付笑臉說：『這種風景，出了錢也買不到；你真有膽子。』我回想這一夜，也覺得我是過了一生中最有意義的幾小時。我很抱歉，有許多事牽涉軍事祕密，只好不告訴你了。」

始信人間有鐵軍

夏衍

——張向華將軍會見記

北伐戰爭中咤叱風雲的虎將，「中國鐵軍」第四軍的創立者，指揮官，××總司令，陸軍上將，——從這些聲威、經歷和職位，我很奇妙地聯想到一位張桓侯式的豹額虬髯的將軍，可是，當他出現在我們的前面，殷勤而熱烈地握着手的時候，他却是一個身材和我們差仿，具有一雙善良而常常湛着笑的眼睛的智識階級。這意外的印象，正和我第一次遇見葉挺先生的時候一樣，十年前，當他的名字和賀龍先生聯在一起而轉戰贛粵的當時，說起他的名字也可以嚇止一個啼哭的嬰兒，可是一個月之前遇見了他，我覺得，他還是一個好像剛從大學畢業，天真好動，而又多少的帶着些羞態的青年。

我這樣寫，並不想將張向華先生描寫成一個溫文的「儒將」，恰恰相反，我明明白地看出，在他那結實的身體裏面，包藏着無限的精力，在他那緊張的眉宇中間，盪漾着異樣的懾悍！

和兵士們完全一樣的草綠色的布質軍服，平頂頭，大約有個把禮拜不曾修剃過的口鬚，假使要找出一點和兵士們不同的記號，那恐怕祇有刻在藍瑛瑯質徽章中間的一個亞拉伯式的「1」字。

他辦公的地方倒像一間整潔而簡單的書房，兩尺闊的小行軍床，寫字桌，書架，窗明几淨，這都不像一個總司令部。祇是四周的牆上，却貼滿了壁畫一般大小的輿圖。紅的藍的鉛筆這兒那兒的畫着許多我們看不懂的標記，對着這些樹葉紋絡一般細微的地圖，看着在我們談話中間間斷地進來請示的軍佐，我總意識到這間我們對坐着的房間，正就是指揮着×多萬健兒在和我們的民族敵人作戰的中樞！

在這房間裏，除出主人之外，是郭沫若先生，壽昌兄，和我。

壽昌代表我們對於他的爲國宣勞表示了敬意，而希望他發表一點對於抗戰的感想的時候，他笑着說：

「不，不，我不會講話，我不能發表談話，打仗才開始，打完了再說，打完了再說！」最後的一句，除出謙虛之外，我感覺到一種虹一般的氣焰，鐵一般的決心！

「我知道我的長處和缺點，」他說：「提一師之衆，衝鋒陷陣，我可以做；可是對於戰局全般的估斷，和政治上的問題，正是我的弱點！軍人，不懂政治就是時代落伍！」在他多細紋的眼梢，堆着溫文的笑。

「你不是落伍，是超過時代！」沫若說：

可是間不容髮地他接着說：

「過猶不及，超時代和落伍一樣，」這對話犀利而又幽默，大家笑了。

對於華北戰事，他一點也不悲觀，從他偶爾流露出來的一些簡單而辛辣的對話，使我認識了張向華，不像他自謙一樣地單是一個祇能衝鋒陷陣的將軍。

是天高氣朗的秋天；透過窗，可以看見蔚藍色的天，黃褐色的野，農婦悠閑地在阡陌間走，小羊在遠遠的地平線上顯出了很鮮明的幾顆白點，沒有飛機，沒有砲響，也看不出戰時的情景。但是望着這「和平」的圖畫，一個鉛一般重的意念壓住了我們的心頭。

「這兒有漢奸活動嗎？」我問：

「豈止有，很多！」他回答，「殺不完，殺也不是好辦法！」據說，當漢奸的沒有一個年壯力強的男子，不是蹣腳，駝背，啞吧，六十幾歲的殘廢，就是十五六歲的兒童，他們沒有智識，當然也不知道這種行為客觀地會有什麼作用。

「殘廢老朽，祇要證據確鑿，就處決了，這些人，對於國家民族不會再有好處，可是

十四五歲的孩子……」他斂了笑容，「可以殺嗎？我祇能將他們關了起來……」

一抹憐憫的表情從他臉上掠過，我們這位咤叱三軍，威懾敵胆的將軍，在這兒竟是一位藹然的仁者！

留飯，餵酒，他不辭斗酒的豪情，到上海的連絡車快要開了，我們一起走出了司令部，沿途的老百姓，兵士，壯丁，都帶着微笑望着他，不像對一個指揮十萬人的將軍，而像對一個親愛的家長，保護者。

「這樣平靜，敵人會放棄他攻浦東的企圖嗎？」我們問，他搖了搖頭，「不會，不過來攻，他們會有什麼好處？第一他們怕死，不敢登岸；退一萬步說，登了岸，依舊像江左一樣的持久的陣地戰，試問他準備犧牲多少人，才能突破我們的封鎖線。」

是斬釘，是截鐵，我們謹將這鐵一般的自信，傳告給後方的朋友。

汽車在敵機轟炸過的彈穴間繞着，已經近上海了。

月夜訪大場戰線

田 漢

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一帶紅光燭碧空，驅車直過大場東。砲聲如吼槍如沸，全線今宵又總攻。
謝家才調經縱橫，壓向槍林策杖行。應爲江南添壯氣，湖南新到女兒兵。（冰瑩談前線生活甚興奮。）
寸土安能委虎狼，拚將血肉作銅牆。月明露冷啣枚走，無限森嚴壓戰場。（歸途見無數援兵啣枚疾過。）

因爲大場之綫一時頗爲吃緊，爲着理解前方實際情形，我們在參加了一個戰時風景線之一的結婚宴之後，上了友人××君豫備好的車。到前綫去視察是朋友們共同的要求。因此想去的，當時有八人之多，但車子實在無法容納，結果去的是謝冰瑩，熊嶽蘭，胡萍，三女士，劉保羅，蔣先啓，范長江諸先生和我。（冰瑩在前綫服務，以患喉疾暫時到後方休養。）

送亞子先生歸寓後車子出了租界就直開戰地。沿途從美麗的近代住宅到農民

的竹籬茅舍，多被敵機轟炸得樑摧棟折，瓦礫成堆。××路一帶在若干年前也曾偕友人們驅車納涼繞過這兒，現在夾路楊柳在戰火中也憔悴得可憐了。過某地後的公路的一段也被破壞了，車子得繞小路，我們都被簸起一兩尺高。感謝『名車夫』阿福先生的神技，我們沒有演覆車之禍。至某地戰壘相環，皎潔月色中隱約見我守土戰士銀色的鎗尖，和嚴毅的臉色；遙望東方天空火柱高數十丈，紅碧相映：當是我民房中敵彈燃燒，路上有許多運輸兵，匆匆走過。有的沒有戴帽子，天寒露重，弟兄們的辛苦可想。車子在進行中已可聞更清晰的砲聲，先啓告訴我們回頭車子得經過一段公路，適在敵人彈火距離以內。這使我們緊張但也使我們高興，胡萍女士高唱起『義勇軍進行曲』起來。

『……我們萬衆一心，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同車的人也熱烈地應和起來，我們雄壯的歌聲衝破了這嚴冷的沉寂。進行着的增援的弟兄們不免掉轉頭來注意我們。當日替電通公司寫『風雲兒女』的劇本，丟下了半支『義勇軍進行曲』連『鐵蹄下的歌女』也來不及自己作（後來是許幸之兄代作的）就入獄了。在金陵獄中讀友人送來電通畫報，纔知『風雲兒女』已開映，但竟沒有想到那支破碎的歌到今日已爲全國抗戰學生青年和士兵同胞傳唱，成爲一種『具體的力』。這雖主要的在於聶耳先生優秀的作曲，自己也覺得對於鼓動抗戰做了一點小小工作，頗爲安慰。冰瑩告訴我們，前綫士兵極歡喜救亡歌曲，他們每學會了一支歌就非常高興，希望我們有人到前線去教他們。特別是在他們退下來休息的時候，一支雄壯的歌可以恢復他們的疲勞，鼓起他們再戰的勇氣。

和我們同鄉××長握見的時候，前線的砲火正是非常緊密。地面是那樣震動着，簷灰是那樣落着，但是黃昏的燭影中我們這青年將軍却真是孫武子說的『其靜如

林，不動如山。」我們問大場的情勢如何，他微笑着對我們說：

——你聽，今晚我們全線反攻了。

×將軍是我們湖南湘鄉人，承受着曾滌生以來沉毅的傳統。但他却并非木訥一流；他很明快地而誠厚地解答了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他首先說敵人的戰略在北方企圖以一切力量攻下山西，完成囊括華北的計劃，在上海是攻下大場，壓迫閘北各線我軍後撤，他可以對國際宣傳『佔領了上海』。然後和我們講條件。但很抱歉的，我們不能使他如願。某路軍在山西已經立了許多戰蹟了。我們以地勢不同，雖不便於運用游擊戰術，却是用全力堵住敵人的進攻，決不輕易放棄一寸土。他非常正確的說：『打仗不決定在地形而決定在戰鬥意志，有鬥志則任何地方都可戰可守，無鬥志則天險也不能守。』因此他堅決否認我軍會輕易放棄上海，另覓更堅固陣地的謠傳。

不過他也做了一個强有力的警告，他以爲若不迅速動員廣大民衆，上海戰線能

支持到何時却是一個問題，最具體的是戰鬥員補充的問題，照他的估計八一三以來敵人死數當在三萬以上，最近十日間的惡戰敵人傷亡至少有一萬六七千。但因火力關係我們當然也有壯烈的犧牲。我們希望的是各地壯丁不斷的來，經我們三兩月的訓練可以使他們迅速地成為民族戰士，他也希望全國文化人能多多幫助這一動員民衆的工作。

因為戰事是那樣的緊張，我們不敢多談，就匆匆地辭出了。因為要送先啓回××處，我們繞道××，在月光中看見了那破碎了的學府××大學，愈益增加了我的信念：教育是得和國防聯繫得更緊的。漂亮的校舍徒然做了敵機轟炸的目標，我們應迅速建立并開展不可轟炸，不可擊敗的精神教育！

我們的車子所經，有時雖在敵人大砲射程以內却沒有遭受射擊。沿途看見許多由火線上抬回的傷兵，有的血還從抬架上流着。我們恨不得去招呼我們戰士的創傷，

最使人血肉飛舞的却是那整千整萬絡繹於途的援兵，他們那種英勇沉毅的姿態使我們忍不住向他們歡呼，女士們甚至從車子裏站起來，唱着『送勇士出征歌』；胡小姐更從車窗裏揚着巾子叫着『祝你們勝利』！冰瑩說：『祝勝利他們或者不大懂，你該說打勝仗』。於是胡小姐說叫着：『弟兄們，我們全線反攻了，祝你們打勝仗！打勝仗！』他們有的也揚手回答『打勝仗』！但大部份都給一種『神聖的森嚴』壓住了。一個個的『啣枚疾走』。這使我們得了更深刻的印象。我心裏說：『抗敵救亡真不是兒戲的！』這是一個嚴肅的死活鬥爭！

長江約我們去看××，我們因為時間不夠，婉謝了，回到租界，只囉唆一道也通過了。下車後我忽憶××君之約，赴××飯店去會他，那時舞廳的霓虹燈還沒有熄，舞場內正奏着醉人的音樂，一些青年男女們在『火山』上跳得正起勁。使我深深地感覺得租界的寓公生活與『民族的感覺』不併立！

陳銘樞將軍談戰局

碧泉

上海和上海四郊的人們，一提到這一次「八·一三」的抗戰，誰也不會忘記五年前「一二八」的烽火；記起「一二八」當時第十九路軍英勇的抗日戰，我們更忘記不了領導十九路軍堅決抗戰的那些將官們。——他們咆哮三軍，站在爲爭取民族解放的戰爭的前線，由於那一次壯烈的浴血抗戰，不僅使全世界認識了這老大民族睡獅怒吼的精神，不僅答復了頑寇的侵略，不僅堅定了全民族唯抗戰才得生存的意志，而特別是基於這些先導的條件，終於實現了今日全民抗戰的要求。所以，我們此時回憶到十九路軍的光榮，我們對於領導十九路軍的將官們，祇有無限的欽敬，祇有無限的感奮！因爲他們的光榮，便是我們的光榮，是我們全民族的光榮。

昨天，記者在前線的某處，偶然獲知陳銘樞將軍偕蔣光鼐將軍也在前線視察陣

地的消息，即時感到莫大的興奮！陳真如先生不就是舊十九路軍的最高領導者之一嗎？是的，他不但是一個親身參與北伐的革命軍人，並且因為他在思想學問上都有很深的素養，又曾親秉過政務，所以他還是一位儒將，是一位開明進步的政治家。

『陳先生視察前線後的觀感怎樣？』記者見到他的時候，劈頭就開始了訪問。

他對記者笑了笑。他說：前線將領抗戰精神的沉着勇敢，精誠團結，都表現了最高的一致。——『在作戰上，我們的陣地，現在真如銅壁鐵牆一樣的堅固，一村落，一河溝的佈置，我們都進守有方，敵方的企圖，終要成爲畫餅的。』

關於戰略上的問題，我們自然不便多問。我們祇廣汎的提出了抗戰前途的問題，請他告訴一些他的意見。他很遲疑的說：

『所謂全面抗戰，當然不單是軍事上的抗戰；當是指全般的政治、經濟、外交、羣衆運動等一切方面的抗戰問題而言的。要談這些總的整個的問題，中央當然有部署而

且也都繼續在部署中的，我在這裏不能發表什麼個人的意見。」

他雖然對記者很和藹的接待着，但他反覆的表示：『他是軍人！』——他不能隨便發表談話。多少年來，大家祇有一個志願，就是要抗日，要把在祖國的領土內所有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一個都不遺留的都打牠出去！既然有了實踐這志願的機會，一切都應該無話可說。所以他果敢沉毅的告訴記者：

『這一個全面抗戰的最後勝利，我們必須要一心一德的，克服一切困難，堅苦的去爭取。我們要持久戰，我們要持久戰的決心，在戰爭的進行中，悲壯的犧牲，必不可免。但是勝利要從犧牲中求得，我們決不能因犧牲而動搖。就上海這一方面的戰事，我們已有過相當的犧牲了，可是我們要知道敵人比我們的犧牲更大。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上海由我軍的配備，可以絕對持久的和敵人拚下去，敵人再休想進攻，固然戰略上的進退是另一問題，但試問敵人方面，究有多少把握？能「持久」到幾時呢？』

對於上海的抗戰，他是百分之百的表示樂觀的。記者就問他華北方面的情況了。的確，華北方面，津浦、平漢兩線，日前曾有若干的不順利，但這不足爲慮。山西已有生力軍加上前線，且已獲了空前的大捷，敵人精銳的坂垣部隊已受了我軍最嚴重的打擊，也一樣是樂觀的。山東我們也早已部署好了。敵人因爲單純武力的進攻，受了挫折，所以又想以素來慣用的謠言手段，來動搖我們的陣線，誣蔑我們的少數有封疆之任的將領。平型關捷報傳來的同時，也傳來了綏晉的謠言，這都是敵人技窮了的表示。

偶然會到陳將軍，談南北抗戰的局勢，他的給論，都是樂觀。這篇記事刊出，他已回到南京了。我們還知道和他同行晉京的李濟將軍現在也出發到華北去視察去了。上海人不忘記舊十九路軍，我在現在上海的戰線上又會到舊十九路軍的將領。這是表示什麼呢？——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變成爲一個偉大的巨人了，全中國的所有一切軍人，都是像鐵一樣的團聚在一條戰線上當着每一個抗戰的細胞了！

火線上的雙十節

胡蘭畦

——農民露天大會

『中國的老百姓呀，大家一條心！』鄒蕙珍、李慧英和任秀棠三個人唱得半生不熟地在那兒練習着『保衛大上海』歌；亞芬和定寶兩個小妹妹在另一個角落裏，咕咕咕地編劇本；瑞英和敏玉兩個人也在自己編戲，一面在做表情，一面在想，她們兩個人要互相導演一幕『活捉東洋兵』；琦偉、秀娟也忙着在清理宣傳品；歌聲和人聲，把一間農民的小屋弄得像辦喜事的一樣，真是熱鬧極了。放牛的小孩子，刈草的女娃娃，都擁起來看熱鬧，門口擠了一大堆赤着腳板，雨水淋淋的鄉窩人。

在百忙中，我忽然發現了烟橋給我畫的宣傳圖畫上，一張都找不出一個女人來。『糟糕，糟糕！』我說：『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印發的抗日圖畫內面，連一個婦女

的影子都沒有，怪難爲情啊！』

『怎麼好呢？』亞芬比旁人都着急。於是我打個電話到市鎮上去問烟橋。在電話上，他說：『呵呵，呵呵！我說：『呵呵，呵呵，怎麼可以呀，現在罰你再畫一張大的，而且要畫女人，而且要在十一點鐘派人送來！』』

『好好好！』烟橋笑着答應我了。

果然，十一點鐘時，他派人把圖畫送來了。一張大圖，上面畫的盡是女人，好像是女兒國一樣：種田的是女人，織布的是女人，賣菜的是女人，修路的是女人，搖船的是女人，捉漢奸的是女人，連那一個被捉漢奸的也是女人，一個男人都沒有。我的妹妹們說：『陳先生的圖畫真是男女有別呵！』

在十二點鐘時，秦隊長已把大會的程序寫好，但是屋簷上的水，沿着芳草滴滴達達不斷地流，而從天空中就像漏了籬篩的粉子一樣，密密麻麻地直洒下來。

『這樣大的雨，還有人來開會嗎？』一定有人在這樣想。或者就是我們的小妹妹中間，也有人坦着一把汗，然而也有幾個小妹妹，並不因這連綿的雨水而減低她們高興的程度，因為她們在頭一天已經把農民們邀約好了，並且給他們說了：『風雨不改！』所以她們很有把握地以為農民們一定要來；而且糾察隊員胡瑞英、任秀棠、柳秀娟三人已經把宣傳圖畫挾在手腕下面穿起草鞋，戴上斗笠預先出發了。為的是要先去佈置會場。

中國的人民尤其是農民，他們生成就有一種必信必忠的個性，你說風雨不改，他就風雨不改，在約定的時間中，他們就像隊伍一樣開起來了。在遠處的田邊，在近處的屋角，有許多的農民，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有的還打着雨傘成羣結隊，像牽成的線子一樣都向着開會的場所前去。

『快呀，老百姓都去了，我們還在家裏！』我急急地催促她們，同時我也把褲管捲

得很高，穿上草鞋，跳出屋子去了，李亞芬比我更快，她經嗶嗶泊泊地踏着水塘塘跑得很遠了。

秦隊長胆子似乎小一些，她還有點顧惜的樣子，她的一雙雪白的腳板套在草鞋中間一步一步地在泥垢中走，把泥漿踏得吱吱地響，我看着她笑了，但是她不曉得我笑什麼。

我們到了會場，大家就忙着把宣傳圖畫在壁頭上張貼起來；陸陸續續來的農民，都圍着來看圖畫了，我們請的×部的楊祕書也從鎮上趕來了。

在平常天下雨的時候，一定會將大會移到室內去開，而現在却是恰恰相反，天晴時，我們才要到室內開會，正因為天落大雨，我們的農民大會到要在露天之下舉行。這豈不是很奇怪的事嗎？如果我們用心一想，就會曉得是什麼緣故。如果還不明白的話，你們就想一想，現在的事情是反的，比如中國是素愛和平的，從沒有要損人利己地去

侵害別的國家，但是硬有人要說它是落後，天天用飛機大砲來轟呀，炸呀，轟塌無數的房屋，炸死無數的人命，這叫做『親善』！反過來，像日本那樣的國家，天天用飛機轟炸中國，無論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無論是帶了重傷的士兵，無論是鄉村裏的婦女兒童，日本人像野獸一樣，硬要害死他們，像這樣殘酷的行爲，像這樣殘酷的國家，可是硬還有人說他是進步，是文明。

會開了，到會的農民竟有百數十人，連小孩已過二百數十人的光景。全體肅立在大雨之下，秦隊長任司儀，因為在鄉下，我們沒有國旗，黨旗，也沒有總理遺像，所以秦隊長宣佈唱黨歌。雖然鄉民們沒有這種修養，而我們的隊員和楊祕書等十幾個人合唱的聲音也就很夠雄壯了。歌聲很嚴肅地傳播到空中，也很嚴肅地打在每個農民的心上；在向死難的將士和先烈們以及在抗戰中死難的民衆們靜默致敬的時候，我們聽不出一絲的聲音，雖然有幾十個小孩們在這一羣當中。

主席金敏玉，她一向是很莊重的，雖然她的年紀很輕，然而擔當起工作來，確是一把能手，她簡單地致了開會詞，報告了今年雙十節的意義之後，秦隊長就請×部代表楊祕書講演。楊祕書擺開八字腳站在水泥塘當中，因為他的身材很大，鄉民們很多都以爲他是個大軍官，所以他說話的時候，大家都現出那種洗耳恭聽的樣子。

雨越下越大，風越吹越凶，幾百人站在風雨之中打着傘，戴着斗笠，靜靜地聽。楊祕書講演到我們將士悲壯犧牲的時候，有的人流下淚來了。當他講到什麼人的飛機天天在轟炸我們的時候，羣衆中就答應說：

『東洋赤佬！』

這時，羣衆中高喊着：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趕走東洋赤佬！』

雨打在每個人的臉上，淋在每個人的身上，漸漸地濕透了每個人的衣服；秦隊長在給楊祕書當翻譯，把他的土話翻成蘇州話，雨點滴在她的臉上好像珍珠一樣，一顆一顆地。

大衆並不因爲狂風大雨，就減低了熱情，却正因爲一大羣人站在這裏開會，正因爲這班人的歌聲，演說聲，引起更多的遠方的農民來了。他們從溪邊踏水過來，從會場的四面不斷地冒着雨過來，到的羣衆已經將近三百人了。到演說完了的時候，大家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趕走東洋！赤佬！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因爲在雨地裏太久，我怕他們受病。所以游藝會就移到室內去開。

居民自動地把他們的門板抬下來搭了一個小檯子。我們的隊員一齊上去全體合唱了一首『打倒東洋』，其次唱『軍民聯合歌』。唱過後，羣衆喊：『再唱！』她們又唱了一首『保衛大上海』。唱畢時羣衆的情緒高漲極了。

在熱烈的掌聲中，定寶扮着難民走到檯上來，她張慌的表情，和淒楚的叫聲，使得羣衆都緊張地望着檯上，好像那檯上立刻要發生一件什麼事情一樣。

「啊，怎麼了？啊！家人都給炸彈轟散了，啊，怎麼了？」

這時，亞芬也扮着難民出來，她揩着包袱直往前奔，忽然聽着這婦人的哭聲，她就來慰問她，在她們的對話中，詞句和表情都非常動人，羣衆中很多人都哭起來了，我一面緊張地看她們的表演，一面驚嘆她們的努力和天才，真是高興極了！

散會的時候，大家又再唱歌，羣衆也跟着唱，而且繼續不斷地連唱幾次『打倒東洋』，因為這個歌譜很簡單，不一會羣衆都學會了；在大衆的『打倒東洋』的歌聲中，我們舉行了大會閉幕式。回家的時候，小孩子們都沿途唱起走歌聲和雨聲，演奏出另一副的音樂。這時秦隊長在泥漿中，已經比來時走得起勁多，羣衆的熱情，鼓勵着她忘記了泥濘道路的困難，秦隊長又有了新的進步！

日蘇未來大戰記

蘇聯·國防名著：班夫琳珂原作 碧泉節譯

這是去年蘇聯文壇上國防文學最得好評的巨製，原名「遠東」，專描寫未來日本和蘇聯大戰的情景，日本軍如何進攻遠東西北利亞，蘇聯飛機如何空襲東京，都根據實際的地理學與戰略學作詳確的模擬的記錄。對於蘇聯人民一致抗戰和保衛祖國的敵愾心，尤有嚴整的表現。現在中蘇合作的呼聲，甚囂塵上，我們如要了解蘇聯對日作戰的力量，這是一最有興味值得研究的讀物。譯者是知名的報告文學者，其流暢的譯文，也完全表現了原著者的文學價值。

△再版·二角▽

抗戰文庫

潘漢年著
全面抗戰論集

田漢著
抗戰戲劇集

夏衍著
日本的本悲劇

阿英著
抗日文學生史略

胡蘭畦著
在抗戰前線

▷以上各書十一月起陸續出版◁

大時代出版社

上海新開路一五一六號

救亡知識的寶庫

大眾文化的課本

提供正確報導：解剖時事問題

毒氣戰與防禦	對日絕交論	抗戰宣傳教程	日本的逆流	北日本的戰場	日本的崩潰	九國公約和北京會議	孤軍八百	血洗大上海
鍾強譯	鋼鳴編	惲涵之著	碧泉著	彭啓一編	祖澄著	惲逸羣著	祖澄著	祖澄編
俘虜的供詞	在上海的日本人	漢奸羣像	民族英雄點將錄	抗戰先烈傳	抗戰婦女教程	抗戰歌詠教程	抗戰演劇教程	抗戰民運教程
夏衍編	谷本真平	吉誠編	陳憲章獨	陳憲章獨	開露著	孫慎著	尤兢著	惲涵之著

自十一月起陸續出版一律五分

徵求
基本
讀者

請向本社直接預定本刊五十冊
連郵祇收一元八角廿五冊一元
(國外及香港澳門加倍)

上海前線

— 貨價國幣五分 —

編著者 李 女

主編者 碧泉

出版者 上海新聞路
大時代出版社

上海四馬路
大公報代辦部
總經售

特約經售 生活書店

五洲書報社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